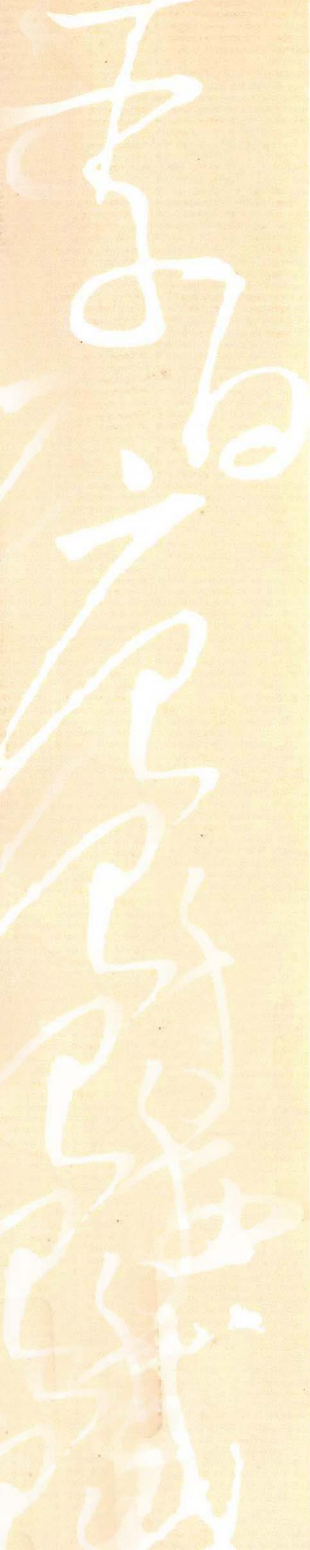


李白 唐诗 西域

薛天纬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薛天纬 著

李白 唐诗 西域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 唐诗 西域/薛天纬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5-5798-1

I. ①李… II. ①薛… III. ①唐诗—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5213 号

李白 唐诗 西域

薛天纬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 × 1194 1/32 印张 8.375 插页 2 字数 195,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800

ISBN 978-7-5325-5798-1

I · 2290 定价: 29.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目 录

[李白]

安旗教授五十年学术历程和李白研究	3
纪念中国李白研究会成立 20 周年学术总结报告	22
李白精神的历史认识过程	37
大唐盛世与李白的人性追求	47
生命与生活之歌	53
李白文化研究与实证研究	65
敬亭山情思	73
《静夜思》的前话与后话	78
关于李白卒年问题的再讨论	82
李白诞生 1300 周年祭文	86
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 10 次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88
在中国李白研究会第 14 届年会暨李白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致辞	90
悼子龙(外一题)	92

[唐诗]

歌行诗体论	97
-------------	----

唐诗之反七律体说略	117
干渴与唐代诗人心态	136
家贫才食粥	153
诗意与禅意	156
白居易的“大裘”	161
何物“云母粥”	168
义山诗的清境	171
于平易中见高深	183
说“鉴赏”	188
打开唐诗艺术之门的一把钥匙	193
文献学与文艺学研究的结合	196

[西域]

岑参诗与唐轮台	203
高、岑与盛唐边塞诗的人性内涵	219
黄昏饮马访交河	240
寻找诗意轮台	246
方志与学术	252
师范渊明 唯取一适	256

李 白

安旗教授五十年学术历程和李白研究

安旗教授是著名文艺评论家、李白研究专家和书法理论家。1946年她21岁时,因参加学运而中断了四川大学的学业,经地下党介绍,奔赴延安,投身革命,1948年入党。1953年她28岁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1955年她主动申请调西安作家协会,并开始文艺评论的写作。从那时算起,安旗教授从事学术研究已逾50周年。

1966年之前的十年间,安旗教授先后在西安作家协会和四川省文联工作,担任过《延河》文艺月刊副主编、四川文联党组成员。这一时期,安旗教授主要从事以诗歌评论为主的文艺评论,并不时涉足古典文学研究,出版了《论抒人民之情》、《论诗与民歌》、《论叙事诗》、《新诗民族化群众化问题初探》等评论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曾经是我国诗歌创作的“繁荣期”,不但新民歌在全国大普及,而且涌现了许多长篇叙事诗,毛泽东同志又提出民歌与古典诗歌相结合是新诗发展的方向。安旗教授作为一名党的文艺战士和文艺部门的领导,义不容辞地要关注诗歌发展的现状并加以理论思考。那又是一个革命浪潮高涨、“左”的思想泛滥的年代,身处那样的大环境中,安旗教授坦诚地说,她的文艺评论“亦有当时流行之左倾思想影响”,但可贵的是,她根本上仍能以学术研究的心态和目光,冷静地分析、思考新诗创作与研究的诸多问题,借鉴古今中外诗歌史的艺术经验,努力探讨中国诗歌发展的艺术规律。所以,在她四十多年前

写下的那些诗歌评论和研究论文中,至今仍能读到并不过时的学术见解。叙事诗是安旗教授这一时期的研究重点,她先后撰写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特点》、《天然妙相“董西厢”》、《读域外叙事诗笔记》、《读〈欧根·奥涅金〉》等文章,多方面地探讨了诗歌的叙事艺术。比如,1964年发表于《文艺报》的《天然妙相“董西厢”》一文,就明确认定“董西厢”是“一部最杰出的诸宫调,也是一部最杰出的叙事诗”。文章十分赞赏“董西厢”“以韵文为主,以散文为辅”的表现方式,“当适宜于抒情的地方,作者就可以大书特书,反复咏叹;当不适宜于抒情的地方,作者就用散文交代。这样既把故事原委讲得一清二楚,又能使韵文保持应有的诗意”。文章还将“董西厢”与“王西厢”进行比较,在肯定后者“出蓝”的同时,指出“王实甫所不能及的佳处,正是‘董西厢’在语言上那种‘吴道子手段’(按,指白描艺术),那种‘天然妙相’,那种富有民间气息的朴素自然的美”。这些论述,今天读来仍不失为学术的“亮点”。1962年,是一个学术相对受到重视的年头,适逢杜甫诞生1250周年,诗人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在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的同时,国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杜甫热”。安旗教授当时撰写了一篇题为《“沉郁顿挫”解》的文章,始刊于《四川文学》1962年6月号,次年又收入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沉郁顿挫”是杜甫研究的老话题,又是一个难以说明白的高深话题。安旗教授全面考察、深刻体悟这一语词的内涵,指出:“杜甫早年的‘沉郁顿挫’可以四字释之,这就是:‘以学力胜’。中年以后的‘沉郁顿挫’可以八字释之,这就是:‘忧愤深广,波澜老成’。”这篇文章当时在古典文学界即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忧愤深广,波澜老成”八个字恐怕仍然是对“沉郁顿挫”凝练而又深刻的权威解说。

这一时期,安旗教授形成了她省净利落、明快畅达的文风。她总是致力于准确把握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本质,然后,

用极明白的语言把自己的理论见解表述出来。她能够举重若轻,善于化难为易,高深复杂的道理在她的文章中往往变得简明清晰,洞若观火。

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安旗教授的学术研究。此后那段充满苦难的漫长岁月,安旗教授过后只把它概括成两句话:“十年摧残,创巨痛深!”这场噩梦过去后,安旗教授与戈壁舟共同署名发表过一首歌行体长诗《我欲拔剑击地歌一曲》,诗中写道:“难忘十年风雨夕,但将十年风雨染作笺上之云烟;难忘十年坎坷路,但将十年坎坷化为笔底之波澜!”对于安旗教授来说,此后,“笺上之云烟”“笔底之波澜”,主要便是八十年代初至今二十五年间研究李白的丰富著述。

也许同是蜀人的缘故,也许是内在气质的相通,对于李白,安旗教授属意、倾心已久。早在“文革”前,戈壁舟作为四川省人大代表,就提出过在李白故里江油设立“李白纪念馆”的建议。安旗教授之关注李白,应该不晚于那个时候。1979年,在郭琦校长的热诚招邀下,安旗教授调入西北大学。从此,她脱离文艺界,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界,开始了以李白为主要方向的研究生涯。安旗教授曾把自己25年来的李白研究分为三个阶段,曰:短羽离襠阶段;偕诸君登堂入室阶段;“我以双目奉太白”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其实是以《李白全集编年注释》的编撰、出版为标志。此书编撰之前,为第一阶段;编撰并出版此书,为第二阶段;此书出版后,为第三阶段。

“短羽离襠”四字,原出宋杨天惠《彰明逸事》(见《唐诗纪事》卷18),是李白故乡的这位父母官评论李白少年诗作的话。安旗教授借来概括自己八十年代前期的李白研究,不无自谦之意。1979年调来西大前,安旗教授就曾到江油,考察李白遗迹,阅读江油文化部门收藏的相关文献资料,并开始撰写李白研究的书稿。1980年春,安旗与戈壁舟出游东南,来到安徽马鞍山(即

唐时当涂)、宣城,拜谒李白墓,寻访李白事迹。这一时期,安旗教授写成了她的第一部李白研究著作《李白纵横探》。此书初版于1981年2月,列为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国古代作家研究丛书”的第一种;1983年5月又出版了增订本。在这本书中,安旗教授对李白的系统研究已初见格局。书分上、下编,上编记述李白生平,下编论述李白诗歌思想、艺术诸特征。此书为新时期的李白研究增添了不少新鲜内容和见解。如李白青年时代去蜀前所作《别匡山》一诗,在书中首次公诸于世,这首诗是安旗教授考察江油时所获。书中肯定了稗山于六十年代初提出、并于七十年代得到郭沫若赞同的李白“两入长安”说,又在吸收郁贤皓等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对李白初入长安的重要诗作《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作出了有创见的解读,认定张垞即李白在长安“历抵卿相”的对象;解决了《长相思》、《行路难》、《蜀道难》等许多重要抒情诗的系年问题,尤其是对《蜀道难》寓意的深入发掘,使这首“奇之又奇”的李白第一代表作的深层内涵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在增订本中,又增入《李白的幽州之行》一章,对李白天宝十载的一次重要政治活动做了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在《兴怀于黍离,假助于江山》一节,深刻分析了李白诗歌中的比兴手法,指出“不谙《诗》《骚》‘比兴言志’的传统,读李白诗歌,便觉惆怅迷离,不知所云;略知‘比兴言志’之义,读李白诗歌,就能豁然贯通,了如指掌,而且其味无穷”。把握了李白诗歌艺术表现的这一重要规律,安旗教授犹如掌握了李白研究的一把利器,对李白不同题材的诗作,诸如咏史诗、游仙诗、神话诗、妇女诗、禽鸟诗、草木诗等,都作出了合理解说,并通过李白之“个案”,阐发了“比兴言志”这一中国诗歌传统的精义。时过20余年,2004年出版的傅璇琮、罗联添先生主编《唐代文学研究论著集成》(第三卷)对安旗教授的这本书仍给了应有的历史评价,认为“当80年代古典文学研究‘解禁’之初,《李白纵横

探》仍是一本有新见解、新特色的好书”。

1982年10月5日,停刊十六年之久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复刊,第一期(总557期)以半版篇幅刊登了安旗教授《简论李白和他的诗》一文,文中论说了“李白的一生非‘飘逸’二字所能概括”,又重点论述了“李白的诗歌常用比兴手法反映现实”。此后,又在该刊发表了《〈蜀道难〉新笺》等文章,引起学术界极大关注。

1980年,安旗教授在研究生薛天纬协助下,开始编写《李白年谱》。安旗教授当时曾说:“给李白编年谱,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缺乏研究基础,不具备编写年谱的条件;而研究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时,要继续做下去,就非编一个年谱不可。只有编了年谱,才能使李白的研究系统化、深入化。”年谱的编写充分借鉴了王琦《李太白年谱》和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的成果,并吸收了“两人长安”说等李白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勾勒李白生平事迹的同时,致力于作品系年,所系诗文约400题。编写工作于当年基本完成,曾出过一个打字油印的“征求意见本”。1982年8月,《李白年谱》由齐鲁书社出版。安旗教授在《前言》中写道:“李白事迹及作品多无确实年月可考。……然窃以为诗为心声,李白之诗尤多系至情之流露,而至情之流露又多缘感遇而发。其笔底之波澜,即胸中之块垒;其胸中之块垒,即生活之坎坷;其生活之坎坷,即时代之潮汐。吾人循其声则得其情,循其情则得其实,虽不中,当亦不远。故‘拙谱’在编写过程中,除旁征史传外,着重在作品分析。既从微观以求其奥义,复从宏观以瞰其规律,意欲窥诗人难言之隐,而试抉前人未发之秘,然后知浪漫主义之作,于社会生活固亦如影之随形。”这段话乃是安旗教授对其李白研究所持方法的概括。《唐代文学研究年鉴》1983年号(创刊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近几年新书选评”栏曾发表署名文章,对这种方法有如下描述:“编者不仅以考证者的目光,注意分析诗中有

关写作时间、地点、人事交往和历史故实等内容,而且以评论者的目光,特别致力于分析作品本身所内含的诗人的情绪和感情,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确定李白某些作品的写作年代。”又指出:“编者对李白每一单篇作品进行细心体察,对诗中关键的句子仔细分析,同时,又对一组相关的作品进行综合分析,从对比中抽绎出共同的带规律性的东西来,掌握李白在某一时期创作的总特征和作品中流露的诗人的基本情绪,从而大面积地解决李白作品的系年问题”。书评举出《年谱》对《行路难》(金樽美酒)、《梁园吟》、《梁甫吟》等诗的分析 and 系年为例,这些诗篇中的关键诗句“反映了诗人悲愤而又未彻底失望、仍寄希望于将来的情绪”,“这应是李白开元间初入长安干谒失败后离开长安时期创作的总特征和基本情绪,是李白初离长安时的作品”,书评认为:“这个判断和系年是较有说服力的。”书评又举出单篇作品《天马歌》为例,说“《年谱》编者注意到该诗末段有‘伯乐剪拂中道遗’、‘少尽其力老弃之’等句,断为李白晚年因从璘下狱流放之后所作,并认为,诗中所说的‘严霜五月凋桂枝,伏枥含冤摧两眉’即指下狱流故事,‘请君赎献穆天子,犹可弄影舞瑶池’两句,则是李白暮年穷途,求人汲引不得不低颜色之辞。这些分析是颇有道理的”。应该指出,安旗教授自道的这种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史料考证与作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是她在李白研究中一以贯之的方法,她最新出版的《李太白别传》,也还是操持这种方法的研究成果。上海的《辞书研究》编辑部曾约请安旗教授就《李白年谱》的编写撰写一篇研究体会,这篇体会以《作品分析与〈李白年谱〉的编写》为题,发表在该刊1989年第3期(由薛天纬执笔,与薛天纬共同署名),文中重申了这种研究方法。

1983年7月,安旗教授的《李白诗新笺》由中州书画社出版。是书“选择十余首历来有争议的作品,进行一些探索,提出自己的意见”(小序。本段引文均见小序),所笺作品有《蜀道难》、《长

相思》、《梁园吟》、《梁甫吟》、《将进酒》、《梦游天姥吟留别》、《公无渡河》、《远别离》、《横江词》、《上皇西巡南京歌》、《庐山谣》，凡11题，均为李白代表作或重要作品。探索的方法，本着两条原则：第一，“任何重要作品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无缘无故的。它总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结晶，生活经历的产物，时代（特别是政治）影响的结果”；第二，“一个作家的重要作品的出现，也不是孤立的，它往往前有序曲，后有余波，同一主题的作品连翩接踵。这是因为作者在一定时期对一定主题常常要反复表现它，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表现它，才能够展其义，骋其情，快其意，惬其心。因此，同期某些作品之间也有必然联系”。这种由“联系”入手解读作品的方法，与前面所说的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同一实质，只是更侧重宏观的把握。

当以上三本著作完成之后，安旗教授说：“李白的形象渐渐在我心中活了起来。我如见其影，如闻其声，甚至好象亲眼看到他那些脍炙人口的名篇是怎样产生的。于是，在一九八二年，我写了《李白传》。”《李白传》于1984年6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安旗教授在《前言》中说：“这是一部文学性传记，而不是学术性传记。但其中李白的生平大事都有所本，李白的诗文也都是原作，与李白有关的人物也多系真人。”显然，《李白传》乃是安旗教授的李白研究进行到那一步时，与遥隔千年的诗人李白感情交通的产物，是在学术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文学创作。

1984年，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之约，安旗教授邀约薛天纬、阎琦，分工合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李白诗名篇赏析集《李诗咀华》，列入该社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名篇赏析丛书”，于当年12月出版。这本书“选了将近八十首诗歌。李白的重要作品，基本上都已包括在内了”。安旗教授在《后记》中说：“所选的篇目，以创作年代的先后排列。这样，便于读者对诗人的生平、经历、思想发展和创作风格的形成及变化，有个大致的了解。”作品

赏析而以编年排列,表明这本书仍是作者对赏析对象进行系统研究的产物,文学赏析与学术研究的结合,则是此书的特色。

当这些成果逐一完成后,安旗教授的李白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学术积累,并已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学术特色。下一阶段李白研究的大工程,已是箭在弦上而不得不发了。

这一时期,还应提到的一件事是:1982年5月,西北大学主办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成立大会,安旗教授在首届理事会上当选为副会长之一(会长为萧涤非,另三位副会长为程千帆、胡国瑞、霍松林)。因为学会秘书处设在西北大学,学界同人有事(比如,要求参加学会下一次的会议)都和安旗教授联络,她很快就觉得要做好这个副会长实非易事,需要投入许多时间和精力,于是主动请辞。等到1984年学会在兰州进行理事会改选时,安旗教授就只是常务理事了。

安旗教授关于李白研究第二阶段的工作,事实上从1983年就开始谋划了。时值改革开放之初,西北大学与日本京都大学建立了频繁的学术交流关系,对方赠送了一部大书,即早稻田大学大野实之助教授所著《李太白歌诗全解》。安旗教授将此书浏览过后,精神受到很大震动。一方面,她对日本同行怀着敬佩,另一方面,她又认为大野教授之书对李白诗的编年尚有许多可以填补和商榷的余地。尤其是第一本李白的编年全集不是由国人、而是由日本学者编成,安旗教授产生了一种愧怍感、责任感(既是学者的责任感,也不无民族责任感)和紧迫感,这一年,她决心动手做一部全新的李白诗歌编年注本,填补国内在这方面的空白。

1984年春,安旗教授回四川探亲,巴蜀书社总编辑段文桂相访,示以书社的出版计划,中有《李白全集新编》一项,意欲约安旗教授来做。这正中安旗教授下怀,很快达成了口头协议。书社方面甚至愿意预支一笔稿费,以促成编撰工作的尽快启动。这一计划得到西北大学中文系领导的全力支持,认为可以填补中文系

科研缺少大型项目的空白。在安旗教授的策划、主持和系领导配合下,很快成立了一个编写组,成员有薛天纬(由新疆师大借来)、阎琦、房日晰。当年秋冬之际,由安旗教授牵头的这个研究集体第一次集中起来,进入了紧张、高效的工作状态,安旗教授的李白研究也就跨入了她所谓“偕诸君登堂入室”的阶段。

编写组决定的工作重点是李白诗歌的编年与注释。至于校勘,由于前此已有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行世,该书在“校”的方面用力甚勤,所以,后来者毋庸再将校勘列为重点。尽管如此,编写组在“校”的方面仍然做到了一丝不苟。比如,传世的李白全集仅有两个宋本,一个本子今藏于日本静嘉堂,已公诸于世,另一个本子藏于北京图书馆(今称“国家图书馆”)。编写组花大力气及相当高的成本,复印了北图的宋本,使校本的蒐集不留遗憾。安旗教授决定了书稿的体例,除校勘和编年注释外,复有“题解”与“按”两项。“题解内容为诗人之行踪、本篇之作时、人事背景、诗旨提示及题面注释等。诗人行踪、系年理由须详加论说者,在篇末按语中加以申述”(见“凡例”)。由于有《李白年谱》的编年基础,起步较为顺利,用了两年稍多的时间,即完成了最初的、供编写组下一步集体讨论的“工作稿”。随即在安旗教授主持下,编写组围坐一起,逐题、逐篇讨论李白的诗文。这一过程中,既有每个人的独立思考,又有大家的相互启发和切磋。编写组尤其重视发扬学术民主,充分尊重每个人的见解和意见。讨论过后,再分头执笔修改,至1987春,完成了第一稿。此后又几经修改、校阅,书稿在编写组和出版社之间数次往返,于1990年夏天向出版社交出了最终的、可开印的清样。1990年12月,安旗教授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出版,分三册装订,凡1360千字。安旗教授之李白研究的第二阶段遂告顺利完成。在此期间,安旗教授还出版了《李白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

《李白全集编年注释》一经问世,即受到学术界充分关注。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相继发表署名文章予以推介和评价,认为“该书的出版填补了李白全集国内迄今无编年本的空白”,称之为“李白研究的新创获”。该书于1993年获全国古籍整理图书一等奖。此书的出版,奠定了安旗教授之李白研究在国内外卓然一家的地位。书的内容被国内外李白研究者广泛引用。学术界对该书的总体评价,可由下面两则论述见之:

郁贤皓教授主编的《李白大辞典》(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李白全集编年注释》”条曰:“是书将李白诗文按编年诗、未编年诗(包括伪、疑似之作)、编年文、未编年文(包括伪、疑似之作)排列,其编年部分,约占李集作品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又集校勘、注释、集解、辑佚、资料汇编为一体,是一部有特色、有创见之李集注释本。本书最大特色在于编年。按李集历来唯以分类本行世,此书为迄今李集编年本第一种。本书编者俱研究李白有年,对李白生平、经历、交游及思想,多有创见;又博采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关于编年方法,编者自道其体会为:‘既要有考订者微观目光,还要有评论者宏观目光,再加上艺术鉴赏者目光。以微观考订其作品中之人、时、地、事,以宏观考察其思想发展轨迹、情绪抒发规律,复以艺术鉴赏明其艺术风格形成之阶段。将考订、评论、鉴赏方法结合起来,大面积解决李白诗文系年始有可能’(阎琦《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后记》)。本书注释,一改旧注唯注出处而不涉及作者本意之作法,简而明晰,详而不冗,时时点透作意,以助读者理解。其题外之旨,则在编者按语中出之。其注释、按语文字,时有精警之语,启示读者处良多。本书校勘范围,略同于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为避重复,故异文出校较严,然编者致力于理校,研精覃思,订正李集文字讹误处亦不少。书末附有‘李白简谱’,是据是书重新编出者。本书出版未久,即获海内外学者普遍重视,咸推此书为近年李白研究领域内重要成就之一。”

杜晓勤撰著《隋唐五代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季羨林